

断桥残雪

王旭烽 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

西湖十景

断桥残雪

王旭烽 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湖十景. 断桥残雪 / 王旭烽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9

ISBN 978-7-5594-2250-7

I. ①西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21504号

书 名 西湖十景.断桥残雪

作 者 王旭烽

策 划 袁 敏

责任编辑 姚 丽

书籍设计 周伟伟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 3.75

字 数 58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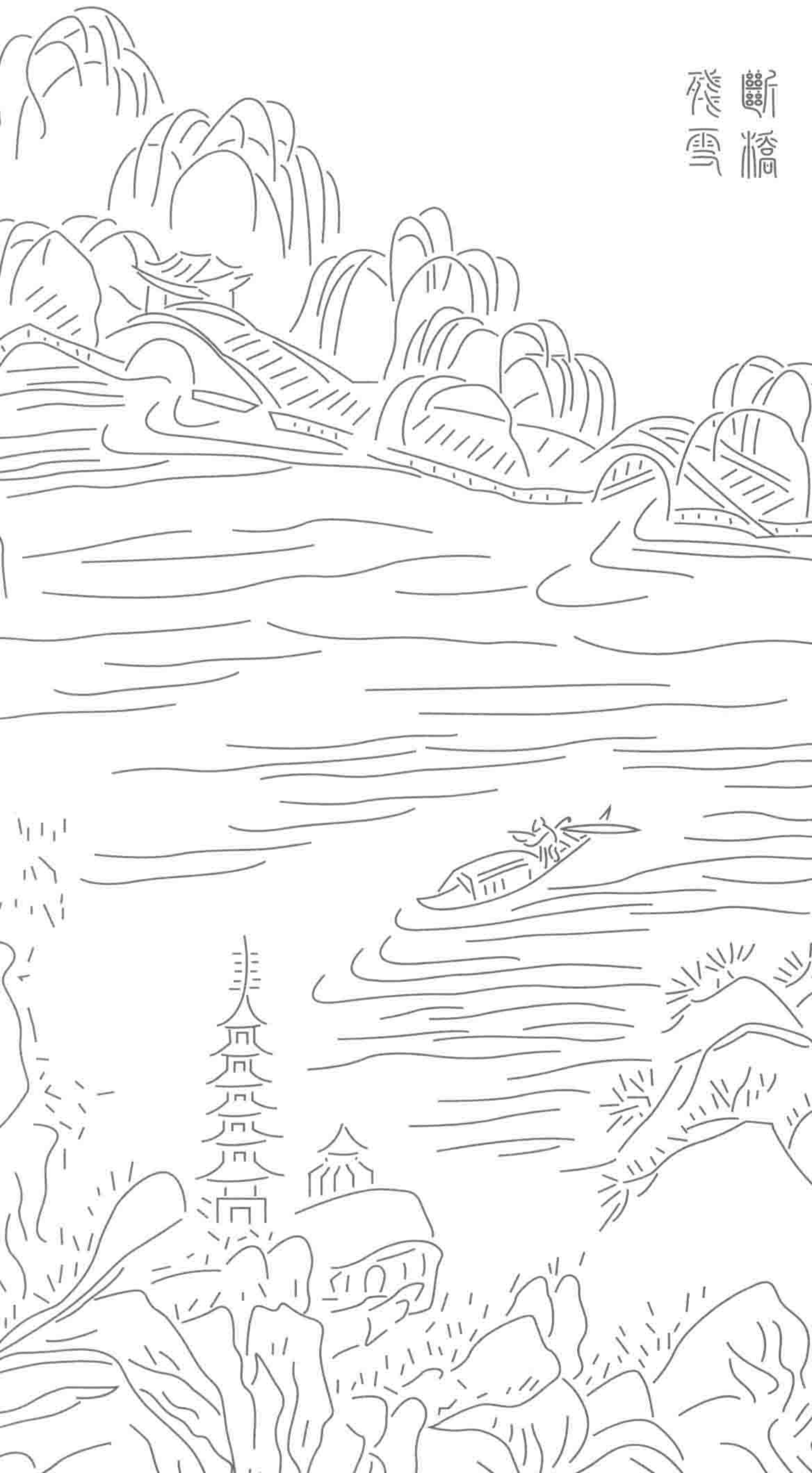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250-7

定 价 39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斷橋殘雪



断 桥

在一个早春的傍晚，我向断桥走去。

那时，黛色已侵入了它石垒的皮肤，西湖稠浓黑绿，躺在它身下。它远远地半睁着不安的眼睛，身上来去穿梭的人们，像是它不停抖动的睫毛，流露着处于危急关头的焦灼心情。宝石山巨大的坟状山石，一堆堆正在交头接耳——这群据说被阳光镇压成顽石的妖怪们，此刻衬在断桥背后，黑郁阴森却又无可奈何。至于保俶塔，则犹如一把刺破青天的薄剑，正严厉监视着身下群小。天空显然被这剑拔弩张的形势所惊吓，它在将被浓暮笼罩之前紧张得面色苍白。最后，我要说我看见断桥向我不动声色地轻轻使了个眼色。我的心为之怦然一

动，举起了捏在手里的那份报纸，我不知道该问谁——断桥怎么会断呢？

《断桥，真的要断了》这篇文章，发表在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的《浙江日报·周末文荟》上。文章对断桥将要断裂的三条裂缝作了详细的报道。据说最长的一道裂缝，竟有四米多。这不免引起对诸如“城南旧事”之类往事有探寻癖好的我的强烈兴趣。顺便说一句，我的工作单位恰恰就在离断桥不远的六公园一带，而我的职业又恰恰与搜寻种种奇闻逸事有着不小关系。简言之，我在一般人眼里，乃是一位写故事的人。多年职业熏陶，我已养成了对一切传说掌故甚至怪力乱神的本能敏感。像“断桥将断”这样的事件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的。

“杭儿风，一蓬葱；花簇簇，里头空。”这次倒是不空了。在断桥下我和一群与我有着同样心情的人相遇。话说“断桥将断”这一消息公布以来，一时游人如云，他们从各个角度争看争拍断桥的裂痕，其热情犹如集邮迷搜集珍藏错印的邮票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这群突然冒出来的断桥迷们又对断桥的来龙去脉作了种种讨论。一位老教师引经据典说：“断桥本来应该名叫段家桥的。元朝诗人钱思复在他的《西湖竹枝词》中，就有

‘阿姐住近段家桥’之句。”一位诗人不以为然，说：“我看还是‘短桥’才确凿。西湖南岸有座长桥，因而民谣才有‘长桥月，短桥月’之说。短桥者，今断桥也。”诗人和老教师的考据，都不能得到一位由老干部转而研究地方史的业余方志专家的首肯。他手里举着本《西湖游览志》，且背且曰：“断桥，本名宝祐桥，自唐时起呼断桥。盖因孤山之路，至此而断，故以名之。初为石级桥，桥上有凉亭，到了民国年间，为使白堤通车，一九二一年，才建成此座桥。啊……作家女士，你在看什么资料，你谈谈你的断桥是什么样的。”

此时我正坐在桥下石凳上，翻阅那本由萧欣桥先生选注的《西湖白话小说选》，在第222页上我读到了选于《警世通言》上的南宋话本故事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。我的本意是想找点梅兰芳们演为经典的《断桥相会》的影子。谁知这个歌颂法海批判许宣污蔑白娘子的故事看了实在叫我生气。因此，我没有心情去考察断桥来历，我淡漠地回答：“断也罢，段也罢，短也罢，对我来说都无所谓。”

众人说既然你对断桥的过去无所谓，你还跑到这里来盯着断桥干什么？我说：“我是担心着桥上的人儿

呀。你们想，真要没有断桥，许宣到哪里去借伞给白娘子呢？”

众人都笑了，说：“写故事的人到底不一样。看来你是要在这里千年等一回，见了白娘子才算放心呢。”

我说：“那也不是笑话。你看这南宋的话本都说了，雷峰塔倒，白蛇传世。要不，鲁迅先生一论二论雷峰塔倒，有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们说的是断桥，你怎么扯到雷峰塔上去了？”

众人且笑我，且纷纷翻过断桥，回归万家灯火去也。然而，众人的轻松愉快却使我忧伤。我想告诉他们，站在断桥边思考雷峰塔是很正常的。这对势不两立的天敌，一个在七十年前颓然而倒，另一个则在七十年后摇摇欲坠，这正是大有深意的所在。

就在我站在杨柳刚刚爆出嫩芽的白堤上独自思考断桥时，我看见一位玄衣玄裤的老人，翻过了高高的桥头。他白发长髯，手拄一把纸伞，在暮色苍茫之中蹒跚而来。他径直走到我的身旁。他，古怪地看着我。他还用标准的杭州口音问我：“你还在等待吗？”

许 宣

现在我要说到那位古老的老人了。说他古老，并不仅仅因为他白发苍苍，年达耄耋。注意，我在此使用的“古老”一词和“永恒”一词唇齿相依。我在这位老人脸上看到的，恰是一种看不到岁月时光界限的气韵，就仿佛他是不知从唐宋元明清的哪一扇时代之门中走来的一样。话说这样一位玄衣玄裤的老人，手持纸伞，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我，寻问我关于“等待”的消息，使我顿生恍惚之心。其实，我自己也不能说清，在断桥边的这七个黄昏，我究竟要做什么。如果说我是在等待，我也说不清楚我在等待什么。可是老人脸上那种明显凄婉加企盼的神情，使我难以回答“不”字，因此我只能模棱

两可地含含糊糊地反问他：“老先生您也在等待吗？”

老先生暗淡的眼神如火苗般蹦跳了一下。他几乎是有些迫不及待地点着头：“是的是的，我一直在等，我一直在等，一直是我一个人在等，直到一个星期前你出现了。我已经……已经观察你七天了。”

老人勾起食指，凑到我眼前。他的激动带有回光返照的奇怪神色，使我顿生疑窦。一个老人悄悄注意我七天，也使我好奇。我忍不住问：“老人家，冒昧相问，您在此等候，有多久了？”

老人侧着脑袋皱起眉头想了一下说：“有六十五年了吧。”

我大吃一惊，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是清醒者的回答。心想，看来我是遇见了一位老年妄想症者。为了证实这一点，我又忍不住问：“老先生您在等谁？”

“等小白啊。”他肯定地说，口气中还有一种惊讶我怎么连小白都不知道的意思。

“小白是谁？”这下我可真的有些被搞糊涂了。

“小白啊，我内人。被海师长抢走的，又被小青救了下来。怎么你连小白也不知道了？当年杭州城里没有人不知道小白的！你知道她都干了些什么，你知道吗？”

老人拄着那把古老的纸伞，上半个身体的分量都压在了纸伞上。纸伞的顶端压进了泥中，老人头上的桃树枝丫和柳条在暮气中抖动着，使我目光迷离，我不知道现在看见的断桥和断桥边的老人究竟是真实还是虚幻。

为了打破眼前这种过于虚妄的对话，我用较为生分的口气回答说：“我不知道您那个小白都干了些什么。难道她会去杀人不成！”

老人身体一直，连眼睛都发直了，举起手中纸伞对着我说：“你也知道？你也知道她杀了海师长！她是为小青报仇啊！海师长枪毙了小青……当年杭州城里没有人不知道小白的！”

我看着浓暮之中老人手中的那把纸伞。这把纸伞只可能产生在戴望舒写《雨巷》的那个时代……我的心刹那间似乎被这把纸伞击中了，一下子弹跳起来，紧盯着老人这张看不出年代的古老的面容，我心情万分紧张，问：“老先生，您姓许吗？”

老先生看着我，雨伞垂了下来，表情变得又欣慰又无奈。他喃喃自语道：“果然不出所料，她连我姓什么也知道了……”

“我还知道你叫许宣！”我斩钉截铁地说，“你在

药店当小职员！你还把这把伞借给了小白和小青……”

老人拄着纸伞坐在湖边靠椅上，头垂了下来，借此平复他波涛起伏的苍老胸襟。很久，才望着湖面对我说：“小白给我留下过一句话：断桥不断，恩情不绝。我为这句话在这断桥头，等了一辈子。我孤苦伶仃，心事无人知晓，没有人相信我说的事情。我的后代甚至不承认他们的先辈中有个叫小白的女人。或者他们虽然无可奈何地承认了，但又异口同声说小白已必死无疑，我在这里等死了也是白搭。唉，我老了，既害怕还没等到小白我就将死去；我又担心我活着时眼看着断桥将断。何况人们告诉我，断桥果然就有可能要断呢！这可怎么得了啊，年轻人，这可怎么得了啊！我要死了，桥又要断了，这可怎么得了啊……”

在苍茫暮色的早春湖畔，我看到老人如此浓郁的忧伤，凝聚在他瘦高的身形上，披挂不住，又长长地流了下来，淌入西湖，结成湖上化也化不开的无尽夜色。我这世纪末的铁石心肝，竟也被许宣老人的一席话渲染得愁肠百结，潸然泪下了。我挨着老人坐下。我想我除了听老人一吐为快，又有什么其余的良策呢。

我的行为显然符合了许宣老人的内在需求。想他在

这湖畔桥头等了一辈子，积了多少话要倾诉，寻寻觅觅也不曾找到一个，总算因为“断桥要断”这一契机，得到了一个听者。我也不敢说是他的知音，只是偶尔与他对对话，又将他的叙述记录下来罢了。坦率地说，许宣以及他后来提到的小白、小青乃至海师长，才是《断桥残雪》这则故事的真正主角呢。

闲话少说，言归正传。

雷峰塔

年轻人，我得告诉你，举凡大小事情发生，事先总有预兆。对我的这一生来说，预兆恰是从一座塔的倾塌开始的。

那一年初秋，我二十出头了，正在种德堂药店养鹿场当伙计。鹿场养的关鹿是专门用来配制大补全鹿丸和鹿角胶的。每逢宰鹿之期，提早一天，伙计要披红结彩，挂牌通告。第二日又要鸣锣打鼓，将鹿从后门抬出，沿街游走一圈，吸引杭人观看。再从前门抬回店内，当场用绳索将鹿缢死。这样精血贯通全体，方可配制成药。

药店老板见我当年长得齐整，喉咙又响，每次抬鹿上街，便让我做了那鸣锣开道之人。

那几日正逢卢永祥和齐燮元的军队打得厉害。药店又要宰鹿了。老板胆子大，说他们军阀打他们的仗，我们生意人做我们的生意；再说也不见得就那么巧，就一定会让我们碰上当兵的。把鹿抬出去，杭州人都看着我们种德堂的脸面呢。

就这样，我手里敲着锣，胳肢窝下还夹了把雨伞。喏，就是这把伞。那一日天气闷热，像是要下雨的样子。我们抬着鹿，就来到了湖滨。

好巧不巧，齐燮元的军队就在那一日打进了杭州城。

我的小白，就是那一日，在江干街上被由土匪收编的齐燮元部下海师长抢走的。他让他的手下把小白塞进一只麻袋，横架在马上。小白一路挣扎着，到湖滨时，竟让她挣脱出了一张被白布塞住了嘴巴的脸来。

我是个老实本分的规矩人，胆子也不大。平时看到女人，话还没说，脸就要红的。我自己也不晓得，那一日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。说实话，海师长的马队开始从我们身边走过时，并没有在意我们。倒是小白仰捆在马背上，朝我瞥了一眼，我的胳膊一松，雨伞就掉落在地上了。

年轻人，你相不相信，就那么瞥了一眼，我这一生一

世就交给了她。我想都没想，咣当一声就扔了镗锣，上前一把拉住了海师长的马的缰绳。当时我并不晓得这个黑乎乎的大胖子是要抢了小白去当九姨太的。我只是估摸着这个一脸横肉的歪戴帽子的家伙是个头儿，我就拉住了那匹枣红马的缰绳。我说：“长官，你放了她吧！”

海师长拿马鞭子顶了顶他头上的帽子，很有兴趣地问我：“凭什么你要让我放了她？”

我朝小白看了一眼，她的眼光像垂死的鹿的眼光，叫我的心碎掉了，就好像从前多少次轮回之前，我就与她有过缘分一样。

可是这份前缘又哪里是说得出来的？所以我只好翻来覆去说：“长官你放了她……”

海师长笑嘻嘻地说：“我得着她，可费了一番劲呢，你拿什么换她？”

我回过头来看看，我就看到那只鹿了。我二话不说，一把就扛起那头鹿，周围几个抬鹿的伙计拉住我就叫：“许宣你疯了，这是老板的鹿！”

我说：“我拿鹿换人了，是人！”

我把鹿扛到海师长身边。海师长拿他那只戴着大金戒指的黑胖手摸着鹿毛，说：“好肥的鹿！好肥的鹿！”

他让部下把鹿收了。我对还捆在那里的小白说：“姑娘你别急，我这就给你解绳子！”

我的手还没碰到绳子，肩膀上就是一阵暴雨一般的鞭子抽打。海师长一边抽着一边叫着：“我叫你换人！我叫你换人！我叫你换人！”

海师长抽人肯定是抽惯了的，我竟被他几鞭子就抽得眼冒金星，耳朵嗡嗡直响，说不出话来。我听到海师长咆哮着让部下把我和鹿都绑在一块儿带回去。你得知道，这一下我的命就将和这只鹿的下场一样了。如果没有小青突然出现的话，我和小白，当时就完了。

许宜老人说到这里，我忍不住插话问道：“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，一个女人竟能救下你们这一对，这个小青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她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法力？”

老人说：“年轻人，你一定得相信那些与众不同的人，他们就仿佛是通了神灵似的活着。他们支配着周围的一切。人们看到他们，天生的就有了一种敬仰或者是收敛。海师长看到小青时也是这样。其实小青当时不过是齐燮元军部的一名机要秘书。

可是她这样一个女孩子，身穿戎装，头戴军帽，脚蹬长靴，外披黑大氅，身跨一匹白马，飞奔而来，递送